
《清華柒·越公其事》第四章 「不稱貸」、「無好」句考釋

季旭昇

山東聊城大學

本文討論了《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越公其事》簡26-28的「遊民不稱貸」及「王𡗗（合）亡（無）好攸（修）于民𡗗（三）工之堵」兩條詞語。第一條指出歷史上的「遊民」有兩種，一種是貧而無力謀生，乞食四方；另一種是家庭條件還好，但游手好閒，好吃懶做的人。本篇的「遊民」後有「不稱貸」三字，即表示家境還不錯，不需要向人稱貸，所以應該屬於第二種人。第二條指出「𡗗」應該通讀為「合」，意思是「聚集」或「大規模聚集」；「亡好」是「沒有專長」，「王𡗗（合）亡（無）好攸（修）于民𡗗（三）工之堵」全句的意思是：王大規模地聚集了那些沒有專長（而不工作）的人去修治三工之堵。

關鍵詞： 遊民 不稱貸 𡗗（合） 無好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¹出版了，其中最長的一篇是〈越公其事〉²，由於與《國語》記載吳越歷史大致相似，但又有些不同，可以互參，所以立即引起學界的高度重視，很快地就已有不少討論文章。本文想對第四章的部分文句進行討論。原考釋隸定的原文如下：

吳人既闕（襲）雩（越）邦，雩（越）王句戔（踐）
 廼（將）忒（甚）復（復）吳。既畫（建）宗宙（廟），
 攸（修）柰（崇）卮乃大薦（薦）社（攻），以忻（祈）民
 之寧（寧）。王乍（作）【二六】安邦，乃因司裘（襲）尚
 （常）。王乃不咎不戔（甚），不戮不罰；蔑棄愆（怨）辜
 （罪），不再（稱）民惡（惡）；縱（縱）經（輕）遊民，
 不【二七】再（稱）貢（貸）設（役）澙（泐）塗洵（溝）墜（塘）
 之社（功）。王欵（並）亡（無）好攸（修）于
 民眾（三）工之堵，茲（使）民斲（暇）自相，蓐（農）
 工（功）夏（得）寺（時），邦乃斲（暇）【二八】安，民
 乃蕃苳（滋）。雩=（至于）眾（三）年，雩（越）王句戔
 （踐）女（焉）訖（始）復（作）紹（紀）五政之聿（律）。
 【二九】³

大意是：吳人破國入侵越國，越王句踐怨恨吳國，想要復仇，於是修建宗廟壇、大規模祭祀鬼神，以祈求人民安寧。越王開始進行安定邦國的作為，恢復過去好的制度與作法。越王不追究舊過、不怨恨、不誅殺、不處罰，拋棄責怪懲罰、不提人民的過錯。「縱（縱）經（輕）遊民，不再（稱）貢（貸）設（役）澙（泐）塗洵（溝）墜（塘）之社（功）。王欵（並）亡（無）好攸（修）于民眾（三）工之堵」，使人民有空做自己的事，農務得到適當而充分的時間可以進行，因

1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

2 王輝已指出此非篇名，見王輝：〈說「越公其事」非篇題〉，2017年4月28日。下載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檢視日期：2017年7月10日。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3016>。為方便稱，姑仍舊名。

3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頁127-129。

此國家暇逸安寧，人口大量繁殖。到了三年後，越王句踐開始進行農政、刑德、徵人、兵政、民政等五種施政的法規。

但是其中「縱（縱）經（輕）遊民……王𡗗（並）亡（無）好攸（修）于民衆（三）工之堵，茲（使）民斲（暇）自相」等數句並不太好理解。

「縱（縱）經（輕）遊民」句，原考釋在本章注一〇云：

縱，讀為「縱」，《說文》：「緩也。」經，疑讀為「輕」。遊民，《大戴禮記·千乘》：「太古無遊民，食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宮室，服事信上，上下交信，地移民在。」王聘珍《解詁》：「遊民，不習士農工商之業者。」

其意謂緩輕遊民。但怎麼緩輕遊民，沒有詳細說明。大約以為是與民休息，不稱民惡這樣的意思吧！

「不再（稱）貸（貸）没（役）澙（泐）塗洵（溝）墜（塘）之衽（功）」句，原考釋在注一一云：

稱，舉行，實施。《書·洛誥》：「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貸，《說文》：「从人求物也。」通作「貸」，借貸。《孟子·滕文公上》：「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役，為，施行。《禮記·表記》：「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鄭玄注：「役之言為也。」澙塗溝塘之功，指各種水利工程。澙，疑讀為「泐」。《說文》：「泐澤。在昆侖下。」簡文泛指澤塘。塗，《說文》：「泥也。」洵，《集韻》音溝。溝，水瀆。泐、塗、溝、塘皆為溝塘沼澤之類。此句大意是不耗費民力興建水利工程。

其意大約是不施行借貸來施行溝塘沼澤等水利工程。但越王句踐施行溝塘沼澤等水利工程何以需要借貸？而不施行溝塘沼澤等水利工

程，是否真的對人民最有利？水利工程不修，人民的農耕是否得不到充分的灌溉，反而對農耕不好？

「王𡗗（並）亡（無）好攸（修）于民𡗗（三）工之堵」句，原考釋在注一二云：

𡗗，疑為「並」之壞字。並，遍。《易·井》：「王明，並受其福。」攸，讀為修。民三工之堵，意不明，疑「堵」讀為「功」或「圖」，此句指耗費大量民力的工程或規劃。

其意大約是說「越王句踐遍無好耗費大量民力的工程或規劃」，即越王句踐體恤人民，並不喜好進行耗費大量民力的工程或規劃。如此解釋，一則是全句的字詞語法並不是很順暢，另外就是越王本來就不是喜歡進行耗費大量民力的工程或規劃的君王（耗費大量民力的工程，如修陵墓、大運河、長城之類），簡文如此敘述，也有點奇怪。

對於「縱（縱）經（輕）遊民不再（稱）貢（貸）没（役）泚（泚）塗洵（溝）墜（塘）之衽（功）」句，網路上有「明珍」（駱珍伊）提出不同的意見：

縱，讀為「總」，掌握、統率之意，如《管子·兵法》：「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郭沫若等集校：「此『縱』亦應讀為『總』。」縱、總，同屬東韻精母字，故可通用。經，即治理、管理之意。縱經遊民，即掌握管理遊民，役使他們做「泚塗溝塘」之事。因此，第五章首句應該釋讀為「王思（使）邦遊民三年」，即越王役使邦之遊民三年。

最堅強的證據是，自第5章起，簡文前面幾句都是概括前一章的事情，「乃」以後就是接著做的事情。每一章關聯如下：

（第五章末）越邦乃大多食→（第六章始）越邦服農多食，王「乃」好信……

（第六章末）舉越邦乃皆好信→（第七章始）越邦服信，王「乃」好徵人……

（第七章末）越地乃大多人→（第八章始）越邦皆服徵人，多人，王「乃」好兵……

（第八章末）越邦乃大多兵→（第九章始）越邦多兵，王「乃」敕民修令審刑，「乃」出恭敬……

（第九章末）無敢不敬，循命若命，禁御莫躐→（第十章始）王監越邦之既敬，無敢躐命，王「乃」〔彘〕民……

（第十章末）越師乃遂襲吳→（第十一章始）【越王勾踐遂】襲吳邦……

所以（第五章始）「王使邦遊民三年」，即是總結四章「縱經遊民」、「役泐塗溝塘之功」之事。⁴

這個解釋的大方向是對的，〈越公其事〉第四章至第十章的文義是前後相連的，第五章至第十章的首句即總結前章，因此由第五章首句「王思（使）邦遊民三年」，就說明了第四章的重點是「王使邦遊民」。不過，明珍的分析中並未解釋「不稱貸」三字，我想做點補充。

「稱貸」古書多見，意思是「向人借貸」或「借債與人」的意思。原考釋所舉《孟子·滕文公上》「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句中的「稱貸」是「向人借貸」的意思。《管子·輕重丁》「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句中的「稱貸」是「借債與人」的意思。〈越公其事〉本章的「不稱貸」，應該是「不必向人借貸」的意思。「遊民」有兩種，第一種是流離失所，沒有工作、沒有收入的可憐人，原考釋在〈越公其事〉第五章注一所說的：

4 〈清華七《越公其事》初讀〉，122 樓「明珍」的發言，2017 年 5 月 1 日。下載自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簡帛論壇，檢視日期，2017 年 7 月 10 日。網址：<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3456&page=13>。

遊民，流離失所之民，又作游民。《禮記·王制》：「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參見第四章注一〇。⁵

即屬於這一類人。這種人沒有謀生能力，形同乞丐，沒收入，沒飯吃，身體狀況肯定不好，大概也很難勒令他們做太耗費體力的工作；第二種是游手好閒，不工作的人，這種人家庭經濟一般都還可以，能讓他不必工作。原考釋在第四章注一〇所舉的《大戴禮記·千乘》：「太古無遊民，食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宮室，服事信上，上下交信，地移民在。」王聘珍《解詁》：「遊民，不習土農工商之業者。」至少有部分可能屬於第二類人。這類人家中有些資產，不需要向人借貸（簡文稱之為「遊民不稱貸」，應該有與第一類遊民區別的作用），而又貪吃懶做，游手好閒，在古人來看，這種人是社會的蠹蟲，有為的執政者是不會輕易放過他們的。《周禮·地官·司徒·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鄭玄注：

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間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土從車輦給繇役。⁶

《管子》中也談到這種不事生產的人：

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間，議言為民者，聖王之禁也。⁷

5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頁130。

6 正文及注均見《十三經注疏·周禮》（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頁202。

7 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278。

宋蘇轍《樂城應詔集》卷十〈進策五道·民政下·第一道〉對這一類的遊民有很好的役使建議：

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嘗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閑無職之徒常遍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為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遊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唯重乎苟廉而無求，唯其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太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為義。今者雖能使遊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為農之不便，則將率而事於末，末眾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遊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舒農夫之困，苟天下之遊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知十⁸歲之後必將使農夫眾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使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⁹

這一類人「優游終日」，無所事事，因此勒令他們仍然要出「庸調之賦」（為國家服勞役為庸、出布帛之賦為調），他們就會去從事農耕，原來由農民負擔的責任就會減輕。〈越公其事〉的辦法也是這樣——句踐勒令「遊民不稱貸者」去修築泐、塗、溝、塘，就可以讓真正的農民把全部時間放在農耕生產上，國家的糧食收穫就可以

8 「十」，原作「千」，此據蘇轍著，曾棗莊、馬德富校點：《樂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687校記改。

9 同上注，頁1686。

大量增加。看來蘇轍「進策五道」的構想的來源應該就是〈越公其事〉這一類的辦法。雖然其時代已較晚，但執政者所要面對的情況和〈越公其事〉並無不同。

其次談「王欽無好修于民三工之堵」。要理解這句話的意思，也要從本章前後文去推求。本章說「王欽無好修于民三工之堵，使民暇自相，農功得時，邦乃暇安，民乃蕃滋」，後幾句的意思其實是很清楚的，越王句踐做了這些事之後，人民就有空閒做自己的工作，農務得到適當的時間去進行，國家因此安定，人民因此蕃衍增加。換句話說，越王句踐如果沒有進行這些動作，那麼人民一定就會被剝奪了農耕的時間。因此越王句踐進行的「修于民三工之堵」，原本應該是會耗費大量民力的事情。

依原考釋的意思，「王遍無好修于民三工之堵」，背後應該有「王從前必然喜好這些大量耗費民力的事」的味道，但是，在歷史記載中，句踐並沒有喜好宮殿園囿陵墓的記錄，¹⁰ 因此本章此處應該不會是這樣的意思。

民三工之堵，原考釋謂「意不明」。文獻中有「三工官」，《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貢禹諫元帝云：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瑯，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筭，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¹¹

10 《國語·越語下》：「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見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579-580。除此之外，看不到越王句踐有甚麼荒淫的行為，更不要說為了自己的享樂而大興工役。

11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3069-3070。

三工官，《漢書》注：

如淳曰：「〈地理志〉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上已言蜀漢主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¹²

秦漢時期少府是為九卿之一，負責徵收山海地澤收入和管理手工業製造，掌管天子私用的府庫及私人的收入。東漢時，兼管宮廷所用服御諸物、寶貨、珍膳等。隸屬少府的工官，依如淳說為主作漆器，依顏師古說則為工室園匠，越王句踐並未有這些特殊嗜好，正常需求不可能耗費大量民力。因此簡文所稱，也不會是《漢書》的「三工」。

簡文「三工之堵」的「堵」字从「工」，自然與工務有關，歷來耗費民力最大的事，莫如修城、修路、河堤之屬。這些事情是非做不可的，城牆不修，安全堪虞；道路不築，交通阻滯；河堤不固，水患難防。但是，這些事如果全部由農民來做，就會占掉農民正常耕作的時間，影響國家生產。看來，要做好這些事情，必需另謀人力，越王句踐「𡗗無好修于民三工之堵」應該就是這個意思。

簡文「𡗗」字，原考釋疑為「並」之壞字，這個可能性不大。本章此字作「𡗗」，楚簡「並」字通作「𡗗」（《清華壹·程寤》3），壞成「𡗗」的機會並不大。此字已往未見，從字形分析來看，它不外幾個可能：(1) 从大立會意；(2) 从土大會意；(3) 从立大聲；(4) 从土大聲；(5) 从大立聲。前二者無法「會」出適合通讀本篇此句的意思，所以優先放棄；(3)、(4) 从「大」聲也找不出合適的字可以用，所以也只能放棄。我們目前傾向此字从「立」聲，「立」聲通讀為「合」。立，上古音屬來母緝部；合，上古音聲屬見母（或匣母），韻屬緝部，見母與來母為複輔音關係，「立」與「見」母之字相通之

¹² 同上注，頁 3071。

例，見《上博一·孔子詩論》27「子立」，馮勝君先生讀為「子衿」；¹³「立」字與「匡」母相通之例，見《公羊傳·莊公元年》「擗幹而殺之」，《經典釋文》作「搯」，云「亦作拉」。¹⁴「合」即「聚集、集合」之意。此字也可以看成「从大从立（合）」，立（合）亦聲，大立（合），即大力聚合之意。

「無好」，當看成動詞「𡗗」的賓語，為名詞，即「無好者」之省略用法，如同前文所釋「縱經遊民不稱貸」為「總經遊民不稱貸者」之省略，這種句法如《左傳·襄公二十二年》「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生死」即「生死者」的省略。《論語·子張》「嘉善而矜不能」即「嘉善者而矜不能者」的省略。其例甚多。「𡗗無好」，即「合無好者」，也就是「集合沒有專長的人」，《戰國策·齊策四》：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¹⁵

何好，一般都理解為「愛好甚麼」，恐怕不夠精確。孟嘗君門下食客三千，絕非救濟院、收容所，關心的不會是食客「喜歡甚麼」。因此馮諼願寄食門下，孟嘗君第一個問的應該是：「客人擅長甚麼？」一個人對於那一件事做得最「好」，就是最「擅長」甚麼，這應該是「好」很容易產生的引申義——讀去聲的「好」。馮諼答以「客無好也」——即「我沒有甚麼專長」後，孟嘗君退而求其次，再問：「客何能也？」——即「客能做甚麼？」，食客即使沒有甚麼

13 馮勝君：〈讀上博簡《孔子詩論》札記〉，原發表於簡帛研究網 2002 年 1 月 11 日；後刊登於《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 年第 2 期，頁 12。另參白於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 年），頁 587-588。

14 參見張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1038。

15 劉向集錄：《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頁 395。

專長，至少能做些甚麼也好。可以證明「何好」與「何能」性質接近。沒有專長的人和「遊民」不同，「遊民」或許還有專長，但是不願工作；「無好者」根本沒有專長，多半也不想工作。

「攸于」，即「修為」。「于」訓「為」，《儀禮·士冠禮》：「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鄭玄注：「于，猶為也。」《毛詩·豳風·七月》「三之日于耜」，毛傳：「于耜，始脩耒耜也。」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于耜與舉趾相對成文。『于』猶『為』也，『為』與『修』同義，『于耜』即『為耜』也，『為耜』即『修耜』也。《傳》以『修耒耜』釋『于耜』，正訓『于』如『為』。」¹⁶「攸于民三工之堵」即「修為民三工之堵」，就是讓沒有專長的人去整修「三工之堵」，這些工作只需要體力，只要有人指揮帶領，不需要甚麼專長。

「遊民」和「無好者」平常沒有在工作，把他們聚集起來，從事「澙（泐）塗洵（溝）墜（塘）」及「三工之堵」這些需要大量人力的工作，相對的就減少了農民被徵召勞役的時間，因此農民就有時間從事自己的工作（使民暇自相，農功得時），國家就大大地安定（邦乃暇安），因此人民就能大量繁殖（民乃蕃滋）。

16 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454。

引用書目

- 白於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
-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馮勝君：〈讀上博簡《孔子詩論》札記〉，《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年第2期，頁11-13。
- 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
- 劉向集錄：《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 〈清華七《越公其事》初讀〉，122樓「明珍」發言，2017年5月1日。下載自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簡帛論壇。網址：<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3456&page=13>。
- 《十三經注疏·周禮》，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
- 蘇轍著，曾棗莊、馬德富校點：《欒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王輝：〈說「越公其事」非篇題〉，2017年4月28日。下載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3016>。
-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張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hrases “Bu chengdai” (No Loan Borrowing) and “Wu hao” (Without Expertise) in the *Yue Gong qi shi* from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Collection of Warring States Bamboo Manuscripts VII*

JI Xu-sheng

Liaocheng University, Shandong

This paper focuses on two lines found on slips 26–28 of the excavated text *Yue Gong qi shi* from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Collection of Warring States Bamboo Manuscripts VII*, namely “遊民不稱貸” and “王𡗗（合）亡（無）好攸（修）于民𡗗（三）工之堵。” The first part of the discussion 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 two types of vagabonds (*you min* 遊民) in history, one of which was poor and unable to make a living, and thus survived by begging while the other type refers to those who came from a well-to-do families but were idle loafers. The descriptive phrase “no loan borrowing” (*buchengdai* 不稱貸) is used in the text to describe these vagabonds, meaning that their families were well-off and they had no need to borrow money from others. Therefore, the vagabonds described in this manuscript probably belonged to the second category. The second part of the discussion argues that the word “𡗗” should be read “合,” which means “gathering (a mass of)” and “亡好”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without expertise” (*wuhao* 無好). As a result, the whole line “王𡗗（合）亡（無）好攸（修）于民𡗗（三）工之堵” means: The king gathered a large number of (unemployed) people with no expertise to work in the three construction projects.

Keywords: Vagabond, “no loan borrowing,” gathering, “without expertise”